****1 世间有鬼****

谢朝颜才二十岁就死了。死因放谁身上都能在当地作为不大不小的新闻。

过劳死，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撑死也就上个热搜，屈居于明星粉色新闻之下，而后退出众人的视线。谁不会死呢，又或是，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就这么死在工作岗位上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到有人过劳死，无非感叹一句：啊，这个傻子。然而多数时候，是傻子在嘲笑傻子。

死是怎样的呢？是心脏一阵抽痛，随后被夺去呼吸能力。窒息、血液停止循环，导致意识逐渐脱离身体；周围的灯光在眼里糊成一团团眩光；四周声音越来越远，直至如同水下传响，闷闷的。

死后的意识也是迷糊的，抑或说，人死后没察觉到仍有意识，也是无思无神之证。死后所经历的一切犹如被糟糕剪辑师剪得七零八碎的影片，一帧一帧的，只能勉强凑出个剧情。

他先是感到胸痛，而后疼痛蔓延至整个上身。身体像是破了洞的气球，力气随着那孔洞中争相逸出。人只得不由自主地倒下了。

隐约间他看到两个一黑一白的身影，好像和他说了什么。随后是断断续续的中式牌楼，红花暗路，直至一座昏暗且不失正气的宫殿。

如同自深梦中惊醒，谢朝颜猛地睁大双眼，发现不是熟悉的环境，又环顾四周。是望不到边际的昏暗场地，一旁立着两排雕龙刻凤的石柱。

他的前头忽然出现一个大屏电视，亮起显示出一个坐在案桌前七八岁的孩子，身上穿着昂贵的古汉式官员制服，若是在外头，可要花上不菲的代价寻人定制才能有这么一件。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屏幕里的小孩忽然开口了，声音也不是从前方传来，而是如人在心中默念一般，玄幻点的说法是心灵传音。

没等谢朝颜开口作答。

那小孩拿着一沓资料翻看，又道，“谢朝颜，寿二十。2003年5月6日3点47分，溺床。啧，跳过…”扔掉几张纸，“…操劳至死。”

谢朝颜越听越是惊心，这小孩竟然能细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那些不记事时尿床羞事且不理会，已经模糊的儿时父母吵架的内容也伴着小孩的叙述愈发清晰。从出生至死亡，他的经历竟然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一个小孩手中的纸张上。这已经远远超出狗仔能做到地步了。

“如此说来，你是歌手？”小孩微抬眼皮，手上还在把玩谢朝颜的资料，漫不经心地问道。

“是，是…”大概是面对未知的恐惧，谢朝颜语气中带着忐忑，壮着胆子才问出，“您是？”

“十殿阎罗…”没让转轮王说完，谢朝颜就打断了他的话语。

“阎罗！我是死了？”谢朝颜惊呼，眼里满是难以置信，又像是想到了什么，“摄制组呢？出来！这种玩笑可不好玩。”

“莫——要——喧——哗——！”此言一出，仿若一柄巨槌敲击在谢朝颜心头，身上像是压着四座大山，想要开口，却感觉唇舌如同粘连在一起，再说不出任何话。

“唉——溘逝的人就是麻烦。你是死了。此处为第十阎罗殿，来这里就是判你下辈子出身的。诸如富贵贫苦，男女之别都会在我手下宣判。”转轮王低着头在书写些什么，仿佛在对谢朝颜作出判决。

“请问…”谢朝颜见转轮王不理会，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问下去，“请问我能离开了？”

“你倒是个罕见的。别人魂儿被钩来，末了不是呆如痴儿就是问下一世会被如何安排。你不问问？”转轮王抬起头，脸上带着莫名的笑意，看向谢朝颜。

“投胎都要喝孟婆汤的吧。忘记前尘往事，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毕竟我已经死去，又何苦在意下辈子作为陌生人的自己会怎样。”

“呵，还挺洒脱。”转轮王轻笑一声，又没由头地指使道，“唱一首。”

“什么？”谢朝颜不理解面前的阎罗王怎么能从人生下辈子这种沉重话题跳转到点歌的。这时转轮王才少了些一言断人来世福祸的冷面阎王气质，带了些孩子气。

“唱首歌，你喜欢的，拿手的，都行。”转轮王语气中已经有些不耐烦，手指头一下一下敲击桌面。

无奈，谢朝颜只好唱了出道成名曲。

轮转王听完，懒洋洋地点评道，“没演唱会时唱的好啊。勉强入耳。你是不想投胎转世吧？”

「我哪有不想投胎了。」谢朝颜腹诽。

“哦？想投胎？那下辈子成女子，还要被后爸打骂，强迫交媾也没关系吗？”转轮王戏谑道。

心声被听到也就罢了，还被安排悲惨的来世生活。谢朝颜本想嘴硬说不在意，但又想到来世的自己因如今的一时意气过得不幸，就有些心软。只好顺着转轮王的话，“我不想投胎。”

“善。十殿转鹊羽。”此话说完，周围宫殿景象，连同那电视机一齐消散了。

****2 鹊羽****

鹊语红线缠， 羽掩觞酌到。 难为愁解客， 渡尽无缘人。

冥冥中，有股力量牵引，像是有人拉着谢朝颜的手。带他沿着开满彼岸花的忘川河岸走向地府深处，鲜血染就的娇花生长在暗黄色的泥土上，两岸游荡着迷茫的鬼魂，越往里，游魂越稀少。

「这里恐怕是黄泉路。居然没有想象中阴森。」谢朝颜在心里嘀咕。

可不是嘛，凡人总怕生老病死，连带着妖魔化地府，总把地府想得阴森森的。但六道轮回所化，怎会让人避之不及。

周围已经没有游魂，前头却出现了一个人影，走进看是一个女子。相貌倒是平平无奇，戴着一副细丝眼镜，穿着地府的古式制服。大概死时还很年轻也没死太久，不显老也没有转轮王幼身老心的模样。谢朝颜猜她可能是和自己一样意外死亡的人，不知之为何来到这远离奈何桥的无人之地，却没鬼差拘束回去。

谢朝颜原以为那女子不过是一个奇特点的游魂，可她却主动找他搭话，“谢朝颜？”

听到女子直呼自己名字，谢朝颜止步，又仔细看了看她的脸，确认不是认识的人，“嗯…你是？”

“夏冰。你的同事，接下来将是你的鹊羽引导员。”夏冰伸手与谢朝颜相握。

“刚才在阎罗殿我就想问，可惜十阎王走得急。鹊羽是什么？”

“先不急着办正事，”夏冰面露好奇，附耳问，“转轮王殿下要你展示了什么？”

“这…”谢朝颜也不知该不该透露与神仙的对话，但眼前之人是他将来的同事，或许这是新人入职的常规操作，“唱歌。”

“唱歌啊。你是声乐系学生？”

“不，只是个野路子歌手。没读过高中呢。”谢朝颜挠头，有点不好意思。人间读书少总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夏冰若是接下来对他态度变差，也在预料之中。

但夏冰却将他揽到身前，抱在怀里，“挺不容易的吧。”

谢朝颜见过许多人对他怀有同情，但多是公司特意让他卖惨，使用水军煽动情绪得来的；真情流露少之又少，更何况她通过三言两语就察觉到蛛丝马迹。不过这个大姐姐共请能力似乎太强了些，没一会，谢朝颜就感觉到头顶微寒，抬头只见夏冰的泪珠一点一点滴落到他身上。没办法，他只能先拨开两人之间奇特的情绪。

“冰姐，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嗯…”夏冰抹了把眼泪，放开谢朝颜，“可以。”

“你刚才为什么问转轮王殿下让我做什么？”

“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显出自身内在，尤其是在做自己最热爱、擅长的事时。殿下通过观察被考察人的表现判断是否适合加入地府职能部门。”

“所以我是入职鹊羽了？”

“是，不过现在只算实习生。待谢大人点头才是正式入职。”

“谢大人？”谢朝颜对这个同姓上司可谓毫无了解。

“嗐，人间都称作白无常。你来的时候还记得是黑白无常将你带下来的吗？”

谢朝颜点点头，“大概记得一点点。不过…”

“像机器人是吧。那些都是分身，只会根据设置好的规则行事。不过谢大人不喜欢见人，你可能正式入职时才能与他见上一面。”

这种上司似乎是好相处的，平时不闻不问，不在乎下属做了什么。只不过工作出事的时候，大概不会担责任。谢朝颜松了口气，现在再了解鹊羽需要做些什么即可，“咱们平时做些什么？”

“边走边说，跟我来。”夏冰在前头领着谢朝颜。

“鹊羽的工作多数像牵线人。不仅仅牵人与人之间的缘线，还会涉及人与物，物与物。比方说，新人练手时常见的，帮忙寻一户人家丢失的小猫小狗。”

“这些…也归地府管？”谢朝颜不解，实际上他想说的是，「地府怎么还管这种闲事」。

“原本是不管的。但近些年来凡间煞气积淤的问题愈发严重。于是地藏王菩萨特设两个部门，鹊羽和破镜，以略作缓解。”

“我们做牵线人，破镜的同僚做剪线人？”谢朝颜举一反三。

夏冰点头，“是的，大抵可以将这两个部门这般简单理解。不过破镜的那些人虽和我们同称’解煞使’，却不是好相与的，然而我们有些任务需要与他们合作，你可要多多注意。”

两人又聊了些地府结构与个中关系，不知不觉间走到一栋颇为现代化的大楼前，上头还挂着“鹊羽司”的牌子。

“到了。”夏冰止住脚步。

出乎谢朝颜意料，但又合乎情理。鹊羽的办公建筑外观与人间的摩天大楼没太大区别，抬头看，竟一眼望不到尽头。地府中能见度低，之前他离远时还以为是通天柱，走近才知道是现代建筑，但周围都是荒芜的黄土地，就这么竖着一栋高楼，不免突兀。

“这得有多少层啊？！”谢朝颜仰头惊叹。

“不多不少，三百二十四层。”夏冰轻笑道，每每看到新人这幅惊讶模样就觉得有趣。

三百多层的建筑，凡间恐怕是没有的，粗略算一下就可知此楼已逾千米。

鹊羽办公楼刷新了谢朝颜对鬼神之力的认知，果然可敬可惧，竟然能平地拔起凡间需要耗费巨大代价才能建起的高楼。

夏冰带谢朝颜走入办公楼，内里熙熙攘攘，迎面走来的人都一口一个“冰姐”和他们打招呼。

两人走到电梯门前。地府的电梯也与凡间不同，不分上下，只有一个呼叫按钮。没让他们等待，门直接开了。里面的布局更为奇怪，只有刷卡的设备和楼层显示屏，看不到选择楼层按钮。夏冰刷卡后，便朝空气道，“18层。”敢情这电梯还是声控的。

电梯箱体所构成的金属在上升时，缓缓透明，显露出建筑内部结构。中央是一根流淌着七彩光芒的不规则琉璃巨柱，原先在一层看到的不过是它的一角，谢朝颜还以为是特殊的环形显示器，人间一些大企业也喜欢追求这种浮夸的显示效果，但没想到是柱子，办公楼的每一层都围绕它建造。

“这是鹊羽的身份卡，待会儿也会给你一张。千万别弄丢了。在地府丢还好，若在人间落下。人间凝滞的灵气非得把你压成孤魂野鬼，到时你只能祈祷谢大人想起你，将你带回来。”

“嗯嗯。”谢朝颜的注意显然没在夏冰的言语上，一双眸子紧盯着那根柱子，手指向它，“冰姐，那柱子是什么？”

“万因归元。是地藏王菩萨专为鹊羽和破镜炼制的法器。用来监控人间缘尘网。可以计算万事万物之间的因缘与清煞涨跌。给我们发布任务的也是它。”

夏冰语气一顿，“换句话说，你口中的柱子，是你的老板。”

「地府还挺时髦的，跟人间一样用上了智能软件管理员工。」谢朝颜心想。

等两人出电梯，谢朝颜却发现多了三个人走出电梯。他一脸震惊地看向夏冰，“这…这…”

“鹊羽员工多，总不能挤一个电梯。这个电梯井可以同时运行多台电梯，具体数量还没人能试出来。至于原理，之前在员工聚餐的时候，一个生前大概是学者的人香火吸嗨了，倒是大胆猜测过是空间折叠之类的。不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东西都是大佬才该考虑的。”

夏冰带着谢朝颜来到一张办公桌前，不知从哪儿取出一叠表格资料，“填好签字，我们还要去南山城城隍庙熟悉任务。”言罢，夏冰便离开了。

要填写的内容大多在谢朝颜预料之中，姓名、出生年月，然而也有些古怪的，连身份证也要写，而且还是必填项。在人间入职，填写身份证相当常见。但地府还用身份证，让人想不通。

等谢朝颜完成表格，夏冰恰好回来。她递给谢朝颜一张卡片，上面印有他的头像、姓名以及编号——146037。

“喏，你的ID卡。别弄丢了。”

“谢谢冰姐。”谢朝颜收好卡片，便随夏冰再次进入电梯。

“这回你来试试。刷卡，然后说目的地’南山城城隍庙’。”

谢朝颜遵循指示，“南山城城隍庙。”

话音刚落，谢朝颜眼前几道玄光划过，身体也不知道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七扭八拐地，实在算不上舒服。熬了将近五分钟，他才感到电梯停下了。

走出电梯又有一阵挤压感。谢朝颜回头看去，没有电梯，只有一个泛着金光的小鬼像在缓缓暗淡。想来方才两人是通过这小鬼像出来的，难怪觉得挤。

“呦！新人？”一旁，一女人扭着腰朝谢朝颜走来，眼神和语气中带着魅意，隔得老远就能闻到她身上土掉渣的香水味儿。

夏冰见到她，立即将谢朝颜拉到身边，丝毫不掩饰对那女人的厌恶，“离她远点。”

“夏冰你不至于吧？我只是和新人打个招呼。”女人对夏冰倒没那么好的态度，算是互相恶言相向。

“呵，”夏冰冷笑一声，威胁道，“你再靠近我就向上头说明，’协助员唐雅干扰新人引导任务’。”

“切，无趣。”唐雅白了夏冰一眼，转而向谢朝颜道，“小弟弟，有任何事可以来找姐姐我哦，私密些的也可以~”说完，她就扭着屁股离开了。

待唐雅走远，夏冰才朝谢朝颜叮嘱道，“这个唐雅前世是个男人，钻了地府的空子，转世后还保留着记忆，此后沉浸在与男性不同的肉体快感中。若是私生活不检点也就罢了，还常为难解煞使。你以后可要离她远些。”

谢朝颜可劲地点头，“这样的人我会少与她接触的。”

“那就好。走吧，我带你去见人间引导员。”

两人出了偏殿，径直往前走，就是城隍庙的正殿。有三三两两的香客进进出出，显得庙里不算冷清。即便有人与他们擦肩而过，也丝毫没有反应。重回凡间与人有所交集，谢朝颜才深刻体会到俗话说的“阴阳相隔”，竟真的如天堑一般，分割了人和鬼。

一入殿便是城隍爷的金身。旁边一个小姑娘坐在桌后，前面还摆着“一卦五十，童叟无欺，百算百灵”。

“此卦上卦为‘离’，下卦为‘巽’，象征着阳火和柔风的交织。昭示着你将迎来桃花运的机会。在追求爱情与婚姻的道路上，将有一段美好的缘分等待着你。呀，这是上上之卦啊。”那姑娘语气跳脱，拨弄着桌上的铜钱，一惊一乍地和面前的女生说道。

“那我的姻缘在何处呢？”女生追问道。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让你心动已久的男生？”姑娘眨了眨眼睛，压低声音。

女生听红了脸，悄悄点头。

“A上去。能成！”姑娘一拍桌子。

“咳。”夏冰假咳示意那姑娘。

“我这儿还有事，卦就这么解吧。付款二维码在桌上。欢迎来还愿呀。”姑娘朝女生交代一番，才风风火火地跑来。

“跟我来。”姑娘仿佛没看见他们，便从他们身边走过，她的声音却传入他们心里。

三人来到一间小屋子，墙上挂着些不知名的设备，颇有特工安全屋的味道。不过三面墙没挂满，空着许多挂钩。

这姑娘看上去很年轻，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胸前一对C罩杯左右巨乳，皮肤白皙有光泽，一头天然的卷短发，衬得婴儿肥的脸庞甚是可爱，大眼睛一眨一眨的。面容身材不比谢朝颜混娱乐圈时见到的女生差。唯一值得扣分的是她的身高，一米五都勉强吧。

“新面孔，这么说又是新人练手任务咯？”姑娘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

“小七，接下来就交给你咯。我先回总部了。”夏冰拜了拜手。

“嗯，冰姐，后面就交给我吧。”

姑娘先是绕了谢朝颜两圈，又上下打量一番，“诶，你不是那谁嘛。让我想想…”

“谢朝颜。”

“没错，谢朝颜。我舍友可喜欢你了。少了舞台打光，也不怎么样嘛。”

“全靠节目组帮衬。”谢朝颜看得通透，自己本来不是那种颜值惊天的人，靠着包装才显得突出些。

“昨天才在新闻上见到你，没想到今天遇到真货了。”

谢朝颜虽是前爱豆，但还是不喜欢在非工作期间被人当大熊猫观察，只好提醒道，“小七，我们是不是还有任务？”

“我叫柒鸽，小七只能小姐姐叫。”柒鸽朝谢朝颜伸手，“拿来吧，你的身份卡。”

柒鸽拿出一个平板，用谢朝颜的ID卡往上一刷，任务详情便出现。

“嗯，果然很新手。解决夫妻纠纷。你看看吧。”柒鸽将平板递给谢朝颜。

曾常博和郝星妙是一对办公室隐婚夫妻，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他们之间的缘线将断。预测到如若线断，两人内心的纠葛与痛苦会大幅增加煞气。需鹊羽予以校正。难度初定为“低”。

隐婚在现代社会并不少见，出问题的也不少。谢朝颜估摸着处理难度不大，长吁一口气。

“在开始工作前，我先给你说说该如何工作吧。你作为鬼魂独有的优势就是凡人看不见你，只有少数天资不凡的人，比如我，才能看见。一旦遇到能看见你的，就要当心了。他们有可能别的势力中持有赦令的人。你的身份卡就是赦令的一种。这些人即便将你拘来炼魂，地府也不会去追究。听明白了吗？”柒鸽一脸正色地提醒谢朝颜。

看谢朝颜点头，柒鸽才继续道，“你可以利用凡人看不见你的优势，收集信息，制定计划。第二个优势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附身他人，像我如果灵魂离体，不出几日身体就会缺少营养而死，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附身时只需要考虑，行为造成的副作用。比如若是附身太久，就会让宿主认为自己得了精神分裂。’风过无形’你要做到这一点。”

“说再多不如实践，”柒鸽往自己身上贴了张符，又递给谢朝颜一张，“撕了它。”

谢朝颜撕掉符箓后，只觉得柒鸽身子传来一股强大的吸力，他下意识抵抗。

“放松，这是正常现象。”

谢朝颜被吸入柒鸽身体后，再睁眼就发现自己矮了一截。胸口也沉甸甸的，低头一看，居然是一对乳房，被胸罩拘束所形成的深沟，如雪峰间的沟壑，从奶白色往下逐渐幽暗，是只有青春少女才有的健康挺拔感。

“看够了吗？”柒鸽在谢朝颜的心里说道。

谢朝颜像是看AV被父母发现的孩子，头立刻抬起，眼神却不知如何安放，只能四处乱瞟。

“没事的哦，想摸摸看的话。”柒鸽语气轻松，显得很大方。

谢朝颜有些忐忑，如果这时候摸上去，也算是猥亵吧。

“让你摸就摸呗，以后你附身的生物可多了去了，异性算什么。快些习惯，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上了？”说着，谢朝颜摸向自己的胸脯。少女的乳房，怎么说呢，是柔软且具有弹性的，捏上去像是水球，随着手指的压力而凹陷。不经意间蹭过乳头时还有一丝丝苏苏麻麻的感觉。再用力些，就感到轻微的疼痛了。

“使那蛮劲干嘛。要爱惜我的身体呀。”

“抱歉抱歉。”谢朝颜有些不好意思，毕竟是别人的身体，终究是不能探索尽兴的。

“别光顾着道歉，下面也摸摸看吧，毕竟是和男性身体第二大不同的地方。”

“这…不好吧。”乳房还好说，若再摸了私处，谢朝颜难过心中那关。

“啧，磨叽。”

谢朝颜突然感觉一股重压，将他按作一张薄纸，而后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发现身体自己动了起来，打开一旁的柜子，从中拉出一面落地镜。接着在镜子前一件一件地脱衣服，甚至连胸罩和内裤也一起脱下。不一会儿，柒鸽便赤身站在镜子前。

“你害羞什么，瞧瞧，我的脸都被你弄红了。”柒鸽吐槽道，又像是想到什么，“你该不会还是个雏儿吧？娱乐圈的人居然还有这么纯的？”

“你怎么…”

“想说怎么就这么脱了？理性点，你将来可能为了任务，在各种时间各种场合附身各种人，现在附身同事就这样唯唯诺诺，等到工作时还得了？”言罢，柒鸽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玉制阳具往上面抹了点润滑剂，一下便塞进小穴中。

一股下身被硬物撑开的感觉朝谢朝颜袭卷而来，先是疼痛，但随柒鸽持着阳具上下抽插，痛觉变为了快感，下体开始发热变得湿湿黏黏的，下身无法控制地想要释放些什么，谢朝颜一时不察，竟然尿了出来。

谢朝颜抬起手看着上面带着骚味的液体，才后知后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又重新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居然自慰到潮吹了。看看镜中的柒鸽，面色潮红，与先前羞红完全不同。

“唤出浴室。洗洗吧，然后出发做任务。”柒鸽语气淡定，仿佛刚才高潮的不是她的身体。

“浴室。”谢朝颜话音刚落，屋子里就一阵变换，成了浴室。

谢朝颜将自己泡在浴缸里，里面的热水也洗去了他方才沉溺于性欲的兴奋。

「我居然用女人的身体性高潮了。」谢朝颜打心底里看不起这样龌龊的自己，蜷缩起双腿，将半个脑袋沉入水中。

“早些习惯也好在未来的任务中紧急附身一些人。”柒鸽见谢朝颜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情绪，只好劝道，“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是你们这些解煞使任务中的工具。你如果还继续纠结在凡间的道德伦理中。不如趁早申请辞职投胎。”

有那么一瞬，谢朝颜真想撂担子，选择投胎，但转念想到下辈子的自己被熊孩子安排糟糕生活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唉，先试试吧。我会尽力做好的。”

谢朝颜洗干净身子后，在柒鸽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穿上女性内衣。

背起一个小书包，便走出城隍庙。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鹊羽任务。